



白 鲸

Baijing

[美] 赫尔曼·麦尔维尔◎原著

吕明◎编译



二十一世纪少年
文学必读经典

白 鲸

[美] 赫尔曼·麦尔维尔 / 原著

吕明 / 编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白鲸 / (美) 麦尔维尔 (Melville, H.) 原著 ; 吕明编译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9.4

(二十一世纪少年文学必读经典)

ISBN 978-7-5391-4879-3

I. 白… II. ①麦…②吕… III. 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8858 号

白鲸 [美] 赫尔曼·麦尔维尔 / 原著 吕明 / 编译

策 划 张秋林

责任编辑 林 云

特约编辑 邹 源

装帧设计 阎 虹

组稿编辑 凌 云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20000 册

开 本 889mm × 1260mm 1/32

印 张 5.375

字 数 9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91-4879-3

定 价 1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服务热线: 0791-6524997



伟大的海洋史诗

夏木

《白鲸》讲的是裴廓德号捕鲸船在船长亚哈的带领下与白鲸莫比·迪克之间进行的一场殊死搏斗。主人公亚哈因为捕鲸被莫比·迪克咬掉了一条腿，他带着复仇的誓言再次出海。几经辗转，终于遭遇白鲸。经过三天追踪，亚哈最后击中白鲸，但船被白鲸撞破，亚哈被鱼叉上的绳子缠住，带入海中。全船只有水手以实玛力一人得救，他以他的叙述口吻和回忆讲述了这个惊心动魄的海上历险故事。

作者赫尔曼·麦尔维尔（一八一九～一八九一）年轻时由于家道中落，到海上谋生，经历了五年的水手生涯后开始写小说。他的早期作品颇受读者欢迎，但巅峰之作《白鲸》却因为超越时代的庞杂和深刻招来一片诟骂。麦尔维尔从此声望大降，最后放弃写作当了个小职员，郁郁以终。《白鲸》这部小说也因此命运多舛：一八五一年十月和十一月，《白鲸》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出版。评论界对这本奇书毁大于誉，而且越到后来诋毁越多，连麦尔维尔本人似乎也觉得这本书是失败之作。但是从一九一九年麦尔维尔百年诞辰纪念开始，英美文坛掀起了重新评价《白鲸》的热潮。从此《白鲸》成了最伟大的“海上史诗”，在一九八五年入选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出的二十部“人类有史以来最佳书”，许多评论家认为《白鲸》是“美国想象力最辉煌的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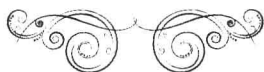
小说出版时毁大于誉，大概是因为小说中差不多有二分之一的篇幅是有关捕鲸业的掌故和传统。这其中包括鲸类学、捕鲸史、捕鲸船的人员设置和装备、捕鲸业的习俗和传统，神话、宗教传说、艺术、文学中的鲸类掌故、捕鲸规则、鲸类生理构造以及屠宰鲸类获取鲸油、龙涎香的方法以及鲸油的炼制过程。内容太过庞杂，常会让读者不自觉地想要跳过这些章节。但《白鲸》并不是枯燥无味的，它内在的紧张感和无所不在的悬念从头至尾都深深地吸引着读者，还有一个旁证可以说明：《白鲸》曾三次被好莱坞拍成电影，如果它不是一个好故事，制片人是不会这么做的。

通过亚哈船长，《白鲸》展示了十九世纪的美国精神。亚哈有着“敢于戳穿太阳”的英勇气概，且不论他为了追捕白鲸违反了捕鲸业的行规，置全船人的性命于不顾是否人道，但他执著的、永远不会被击败的精神却值得崇敬，和海明威《老人与海》中尽可以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的硬汉圣地亚哥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人类真正的英雄。

莫比·迪克是头声名远扬的抹香鲸，它极其聪慧，曾从无数捕鲸人手里逃脱。因为它的百战不死，有人认为它是神的化身；但它摧毁船只、残害性命，也有人认为它是恶魔的使者。这种亦正亦邪的极端形象为莫比·迪克增添了无限魅力……

本书是原著的改编，只有原著十分之一的篇幅，保留了原书完整的情节与惊心动魄的宏大场面，删去了一些过于庞杂的部分，使之易于阅读。如果这样能引起孩子的阅读兴趣进而认识到这部作品的伟大，便可以说是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目 录



一	出海前的奇遇.....	009
二	高贵的野蛮人.....	015
三	命中注定的抉择.....	019
四	预言不祥.....	022
五	亚哈船长和他的手下.....	025
六	发誓追杀莫比·迪克.....	029
七	白鲸神话.....	034
八	“嘘！你听见那声音了吗？”.....	039
九	兀鹰永远在啄食他的心脏.....	041
十	幽灵出现.....	043
十一	怒海逃生.....	046
十二	神秘的喷水.....	052
十三	信天翁号的预兆.....	056
十四	神秘大海的奇异景观.....	058
十五	人人头上都有一根捕鲸索.....	061
十六	鲜血在海上横流.....	064
十七	杀鲸技术手册.....	068
十八	裴廓德号成了血淋淋的屠场.....	071

十九	寄给死人的信.....	076
二十	你的处境不妙啊.....	082
二十一	为何杀死露脊鲸.....	084
二十二	魔鬼的法术.....	087
二十三	残杀老鲸.....	093
二十四	鲸鱼喷出的是水还是气.....	097
二十五	鲸尾之舞.....	100
二十六	“鲸鱼越多，捉得越少”.....	103
二十七	芳香源自恶臭.....	107
二十八	最重要的事正在发生.....	112
二十九	烧着死尸冲进黑暗的深渊.....	114
三十	那家伙最好别去惹它.....	118
三十一	魁魁格的棺材.....	123
三十二	梦中恶兆.....	128
三十三	地狱的标枪在燃烧.....	130
三十四	“我可以干吗？可以吗？”.....	134
三十五	鬼魅罗盘.....	136
三十六	棺材沉没，鬼魂夜哭.....	139
三十七	白鲸杀了身强力壮的水手.....	144
三十八	决战前夕.....	147
三十九	白鲸现身：第一次交手.....	150
四十	白鲸腾空：第二次恶战.....	155

四十一	同归于尽：第三次决斗.....	161
尾 声	169



就叫我以实玛力吧。

几年前，且不去管到底是多少年前了，我的口袋里简直可以说是一文不名，岸上也没有什么能让我感兴趣的事情可干，所以我决定出海航行，见识一下这个世界的辽阔水域。

每当我情绪低落到了会不由自主地在棺材店门口流连的时候，只有海洋可以帮我振奋起来，所以我非赶快出海不可了。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所有的人都会在某时生出对大海的某种向往之情。

但我并不想花钱坐船，而是要作为一个水手出海，虽说这意味着不得不让人呼来喝去地干活，但这个世界谁又能真正不受奴役呢，况且我还可以因为辛苦而得到酬劳。而要是一个乘客，我从未听说他们会得到一个子儿。





我过去出海都是搭商船，这次我想跟着捕鲸船做一次远航，因为那凶猛而神秘的鲸鱼叫人一想起来就热血沸腾。鲸鱼那腾越翻滚的岛屿般的身躯，捕鲸生活的危险刺激，还有那千里之外的景色和涛声，都在吸引着我。

于是我收拾了一两件换洗的衬衣放进行囊，往胳膊底下一夹就出发了。在十二月的一个星期六晚上，我到达了位于马萨诸塞东南部的捕鲸港新贝弗尔德。但是去南特凯特岛的小客轮已经开走了，要等到下个星期一才有到那里的船。可我打定主意要搭一条去南特凯特的船出航，因为那里曾是美国捕鲸业的伟大发源地。

那是个寒冷黑暗、狂风怒号的夜晚。我在新贝弗尔德举目无亲，身上也只剩下了几个硬币。我背着包，站在街中间告诫自己，以实玛力啊，千万要找价格便宜的，不能太讲究。这里的街道真是可怕，在夜晚的这个时候阒无人迹，两边黑漆漆的，好像连一幢房子都没有。

终于，我在离港口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盏昏暗的油灯，一块晃晃悠悠的招牌上写着“喷水鲸客栈”，老板的姓氏居然是“棺材”。

棺材？喷水鲸？这似乎有几分凶兆，但我还是走了进去。里面一片黑暗，低矮的走廊和木板的墙壁像是一艘废弃的破船，通道的墙壁上挂满了生锈变形的标枪和捕鲸矛，看上去煞是吓人。到了大堂，头上是笨重的横梁，脚下是高低不平的地板，在一个巨大的鲸鱼颞骨下面是黑暗肮脏的酒吧，

里头有个瘦小的老头在出售酒疯和死亡，活像圣经里那个遭天谴的约拿。

我告诉店主我想要一个房间，可是店主说房间都满了，连一个空床都没有。但接着又说：“不过，慢着，你愿不愿意和一个标枪手睡一张床？反正你是去捕鲸的，不妨先习惯一下这种事情吧。”

我告诉他，我从没有和人合睡一张床的习惯，不过如果别无他法，而那个标枪手又不叫人讨厌的话，我也可以将就，这总比在寒冷的夜晚游荡在陌生的街头要好。

夜已经很深，其他住客都相继进房去睡觉了，可是我的那个标枪手仍然不见踪影。

“老板！”我说，“他是怎么个人，老这么晚回来吗？”这时已经接近午夜了。

店主诡秘地笑了。“不是的，”他说，“通常他都睡得很早，但今晚他出去做买卖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让他耽搁到这么晚，也许是他没法卖掉那个人头吧。”

“卖掉那个人头？你这是在胡说些什么呀？你不会是告诉我，那个标枪手在星期六晚上去镇上是为了要卖人头吧？”

“一点不错，”店主说，“我跟他说过，他准卖不出去，因为市场上的已经太多了。”

“什么太多了？”

“这世界上的人头还不够多吗？不过，别激动，别激动，我说的这个标枪手刚从南海来，他从那儿带来了很多用香料





涂过的人头，你知道，在那边那些东西可是宝贝呢。他卖得只剩下一个，今晚上他就是去卖那最后一个的，因为明天是星期天，哪能在人们去教堂的路上卖人头呢。上星期天他带着四个人头想出去卖，结果被我拦住了。”

这番说明总算把那个莫明其妙的疑团解开了，可这个生番实在是够吓人的。

“这么说他是个危险的家伙？”

“他按时付我房租。好啦，已经很晚了，你还是先去睡觉吧。”

我上了楼，进了一间冷得像坟墓一样的小房间。床倒是够大的，足够容纳四个标枪手并排睡觉。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后来我听到走廊上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心想一定是那个标枪手，那个无法无天的人头贩子来了！我仍然一动不动地躺着，打定主意什么也不说，除非对方先开口。

他转过身来，那张脸真是太吓人了！又是黑，又是紫，又是黄，满脸都纹着黑色的方块块。他摘掉帽子，我吓得几乎要大叫出来：除了头顶上的一个小髻之外，他几乎没有头发。他脱下衣服，露出了胸膛、胳膊、后背，还有他的腿，全都纹满了和脸上一样的可怕的黑色方块。最后他从桌子上拿了一个可以兼做战斧的印第安烟斗，用嘴叼着凑到油灯上点燃，吐出一大团烟雾。接着他熄了灯，咬着烟斗跳上床。我忍不住大叫起来。

“你是谁？”他说，“不说，我宰了你！”

“老板！救命啊！老板！救救我！”我大声喊道。

“说！你到底是谁？不说宰了你！”这个生番咆哮着，挥舞着点燃的烟斗斧。

就在这时，店主提着油灯走了进来。“不用害怕，”他笑着说，“魁魁格不会伤你一根头发的。”

“别笑了！”我嚷道，“为什么你没告诉我，这该死的标枪手是个吃人的生番？”

“我以为你知道呢，我不是跟你说过，他在镇上卖人头吗？去睡吧。魁魁格，你瞧，我知道你，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和你一起睡，知道吗？”

“我大大知道。”魁魁格说。

他举了举烟斗向我示意，显得有礼而和善。我暗自想，他和我一样都是人，我怕他，他也有很多理由怕我。与其跟一个烂醉的基督徒同床，还不如跟这个清醒的生番共榻。

“晚安，老板，”我说，“你可以走了。”

我上了床，有生以来第一次睡得这么香甜。

第二天，天蒙蒙亮时，我醒了，发现魁魁格的一只胳膊非常亲密地搂着我，别人简直会认为我是他老婆了。

不久他也醒了，像一只狗儿一样抖动着身体，然后从床上坐起来揉眼睛，好容易才想起来我怎么会在他房间里。

接着他跳到地板上，对我做了个手势，意思是他要先把衣服穿好，然后把房间留给我。这个蛮子倒是怪体贴人的呢。他先戴上帽子，然后光着膀子开始找靴子。找到后他居





然头戴帽子，手拎靴子，一头钻到了床底下。从他发出的声音来判断，他是在努力穿靴子。

每个文明人早上都是要洗脸的，可是让人惊讶的是魁魁格只洗了他的胸膛、胳膊和手。然后他把肥皂抹到脸上，从屋子的角落里把标枪拿过来，退掉木柄，从鞘里抽出枪头，在靴子上来回蹭了两下，然后就走到镜子前开始刮或者说是削他的胡子了。

后来我就不再那么大惊小怪了，因为我知道了标枪的枪头是用上等的好钢制成的，长长的刀刃始终磨得十分锋利。很快他就洗漱完毕，舞动着手里的标枪，昂首阔步地走出房间。



魁魁格脸上的花纹很吓人，却无法隐藏他那颗纯朴、诚实的心。他炯炯的目光透出无比的勇猛，似乎千百个魔鬼也奈何他不得。这个异教徒尽管举止粗野，却仍然有一种崇高的气度，从不对人胁肩谄笑，更不会对人作威作福。他头颅宽阔，眉脊突出，令人想起乔治·华盛顿的半身塑像。既然所谓基督徒的仁慈只不过是虚情假意，我倒想结交一个异教徒的朋友。

我们在一起抽烟聊天，很快就相处得十分自然了。在共同享用了他的印第安战斧烟斗后，他突然拦腰抱住我，额头贴着额头，说我们已经成亲了。那是他家乡的说法，意思是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他还说，如果有必要，他愿意为我去死。通常人们会觉得这种一见如故的交情未免过于草率，但纯朴的野蛮人魁魁格自然不会理会这种世故。他把自己的全





部财产——三十来个银币分了一半给我，我根本无法推辞，只有接受。我们俩躺在床上聊天，情投意合，就像在共度心灵的蜜月。

他告诉我，他是科科沃克岛上的土著，那是在西南方的一个遥远岛屿，在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它。他的父亲是大酋长，也就是国王，叔叔是祭司长。

他不满足于只是见识几艘捕鲸船，而是要看看它们代表的那个文明世界本身。终于，他冲破种种阻碍登上了一艘过路的捕鲸船。船长把这个年轻高贵的王子安置到水手们中间，使他成了一个捕鲸人。魁魁格干什么低贱的活儿都不在意，只要能学到本事去教育那些不开化的同胞。他告诉我，他曾经从心底里希望这在将来能够使他的人民更幸福、更优秀。然而捕鲸这个行当使他很快发现了文明人的卑鄙与邪恶，他觉得这些文明人远远不及他父亲统治下的那些异教徒。他断了学本事的念头，决定在这个邪恶的世界当一辈子异教徒。

我问他眼下有何打算，他说要再出海干他的老本行。我告诉他，我想干的是捕鲸，打算在南特凯特岛登船出海，因为那是富有冒险精神的捕鲸人最吉利的出发港。他当即决定和我一起去那个岛，同上一条船，同吃一锅饭，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我欣然同意了这个建议。因为我现在不仅喜欢上了魁魁格，而且觉得他是个有丰富经验的标枪手，对我这个虽然熟悉海洋，却完全不懂捕鲸的水手来说，必定大有用处。